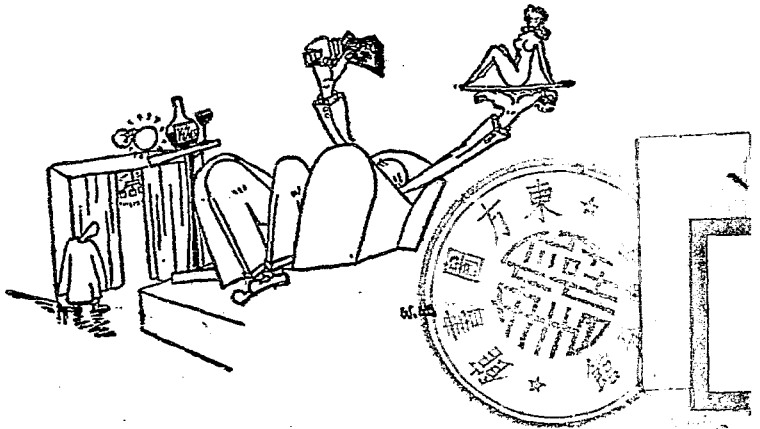


赤裸裸暴露

女漢奸醜史

血淋淋描寫



大公出版行

女漢奸醜史目錄

天字第一號女漢奸陳璧君	一
偽府妖精莫國康	八
玩弄陳周兩逆的藍妮	一三
李士羣妻的自姘夫被割生殖器	一八
余愛珍的離威	二一
與陳逆白晝宣淫的趙淑真	二六
出賣肉體的詹芳子	二九
女畫家李青萍的穢史	三四
靠性慾升官發財的蘇青	三六
變節求榮的女詩人關露	四一
臭穢不堪的陳雲裳	四三
被日憲兵捉奸的陳燕燕	四八
臭明星李香蘭	五五
熱戀日本軍官的北平李麗	五八
向敵獻媚的李麗華	五九
和日人同居的妖星白光	六一

天字第一號女漢奸陳璧君

前故「主席」夫人兼林「宣傳部長」柏生的「過房娘」陳璧君，居然也以「中央執行委員」的頭銜擠在「要人行蹤」之列，來去於京滬道上，像煞有介事地忙得不亦樂乎。不過多數的日子，她是在上海作寓公的。

未知是陳璧君的爺娘前生作了什麼孽呢？或是她有意跟她的哥哥搗蛋，要出出姓陳的醜？不肯掩旗息鼓，硬要死出風頭，自命謂「前進」的女「革命家」。

所可惜的，她竟不拿鏡子照一照她自己額角頭上，而是怕死地還要天天打着女性荷爾蒙，以求長生不老，企圖做個現代武則天。真是可笑。

注射女性荷爾蒙的這汪生意，她是作成上海規模最大的鑛錠醫院院長湯于翰的。提起湯于翰這名字，上海人本來是很陌生的，自從他娶了陳雲裳做老婆之後，於是這位名醫亦就像電影明星一樣的響亮起來，被人注意起來。

然而，據一般人的傳說，湯于翰也是個「問題」人物。

MG
I253
286.



只要「主席」娘娘駕到，湯于翰就手忙腳亂地親自接駕，動手，唯恐不夠慇懃。本來像他這麼的「名醫」架子，重重生財計劃的手術，祇需看護實施可以了，勿必有勞自己。

某年某月某日，陳雲裳見到有份小報上有篇提起她往事的文章發表，啼哭得在席夢思牀上大滾大跳，氣得死去活來。後來幸虧還是湯于翰機警，提示了她一個報復方法之後，陳雲裳也認為滿意地笑了起來。

隔日，陳璧君照常地又來打針了。

湯于翰將某某小報的那一篇有關於他愛妻的文章指給陳璧君一看，並要求她設法懲戒。陳璧君滿口答應，這點點小事，真也不要擺在心上，當場顯顏色給你看。

一個電話，將她的「過房兒子」林柏生叫來。罵得他一個狗血噴頭，責備他當「宣傳部長」當昏了，弄得林柏生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等到事情弄明白，真相大白開來，唔！原來是這麼地一點兒的小事體，何必如此大發雷霆呢？未免小題大做。但是，林「部長」有什麼話好說呢，只得「是，是，是」的「遵命」辦理。

這裏受屈，總得到那兒去出氣的，林柏生一股子的牛勁，趕到「宣傳部駐滬辦事處」，咆哮如虎地大大地把「處長」痛罵了一頓，總算出了一口報復的鳥氣。

器倒來倒去，還不是倒在這份小報頭上，一道「命令」接到，「停刊大吉」。

汪精衛死後，陳璧君很有以「國母」自稱的樣子，那時所謂「代理主席」陳公博非常吃苦。常在太后的命令之下，像孝子似的，親祭汪精衛。在陳璧君面前，陳公博不敢哭，因為一哭，太后要罵他祇會哭，不會幹，沒出息。可是他又不肯不哭，不哭就給太后說他是汪死了得意，可以坐第一把位子了。

後來，陳公博趁汪精衛的私人飛機「海鷗號」到日本去。回到南京，陳璧君破口大罵，說是「代理主席」，祇有半個「主席」，半個「主席」，就祇能坐半隻飛機，因為「海鷗號」是「主席」的飛機。後來我不知道他們爭論的結果，我祇知道「海鷗號」停在南京飛機場時，給我國P51射毀了。

汪逆在日本死了，死後，這位老太婆漢奸，爲了這個死人，鬧了不少笑話。第一是「屍首在天上飛」，這是千古奇談，恐怕汪逆精衛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！他的身材很

大，死在日本名古屋又沒有棺材可買，要是火葬罷，與中國習俗不合。而且「一代鉅人」已經魂靈飄島國，怎麼能夠不使他身歸故土。所以「老太婆」陳逆璧君想來想去，還是把遺屍運回南京入殮的好。好在日本的洋松板是多的，玻璃的蓋子也容易購備的，其他一切防腐的化學設備，在醫生們辦起來，更是毫不費事。於是，七手八腳的幫忙，就把他的所謂「新國民禮服」穿上，還在他的頭項上套了日皇贈送的菊花章飾，好像是一面大枷。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清晨，乘他心愛的飛機海鷗號，直奔南京。海闊天空，魂消魄散，做漢奸落得如此下場，也可說是活該的了。

到南京買棺材，還肯自己化錢嗎？當然是偽府裏一筆「正當開銷」，決定爲二百四十萬元。別的人買，不放心，恐怕「棺材裏伸出手」死要錢，於是委託跟隨汪逆的多年親信的偽副官去辦，以爲總可以涓滴歸公，買一個頭等的沙枋給他好好的長眠地下。偏偏這個「副官」又是吃心嚇人，要在這個上面撈一個棺材本，買到的是次貨，僅僅花費一百四十萬。整整賺了一百萬到腰包，樂得眉開顏笑，還說是跑了多少家，還了多少家，走得汗淋雨落的。這件事，盡人皆知，也以爲應有的回扣，大家都不提，只瞞了老

太婆一個人。

他的「官邸」在頤和路三十四號，旁邊接着是西康路幾幢大廈，很可以安置靈堂；偏偏她要設在僑府大禮堂。那個敢違拗，只好就這麼辦。一班所謂達官貴人，全體膽仰還容之後，重行入殮。發生了一個重大問題，是棺柩怎麼擺。禮堂的講台的尺度是縱窄橫寬的，若是照普通習慣順着擺，前面還容和香几不好放；若是橫過來擺，又於理不合；若是把講台拿掉，地位太低了，未免有礙觀瞻；若是臨時來添補，實在是趕不及。在這種的情況之下，急得「老太婆」怒氣冲天，只是招呼「把先生的靈柩抬！」一個令下，抬，抬，抬，抬到東，不合式，抬到西，不合式，一齊換了四個花樣還不合式。

大家都怕她的雌威，箝口結舌，不敢置一詞。幸虧她還怕一個人是她的大「太子」汪孟晉，儘管他狂嫖濫賭，却能向老太婆發威武，叫她受得住。他看看一般僑官們都環繞着候行禮，實在有點不耐煩的樣子，就惡聲的對她：「你不必再胡鬧了！爸爸在世的時候，給你搬到東，搬到西，絲毫得不着自由，現在你還把他搬來搬去，弄得死者不安，我看你將就些算了吧！」這一番話，把老太婆罵得狗血噴頭，她並不會回嘴，有人說

汪怕老婆，老婆怕兒子，兒子又怕爸爸，他們三個人是連環怕，的確是事實。

靈堂擺好了，一見中間掛的遺容是普通照片，不過是十二寸，她又大不滿意，招呼要放大。那知道又放得太大了，比人的身材還大，就連上半段在靈台前也沒有這麼大的鏡框子。只好勉強的斜放。

他們府裏的孤兒孤女和陳老寡婦，一齊睡在柩旁要伴靈，以盡孝思，是不必管了；忽然命令頒下，要叫僞部長次長以上和外面來的方面大員們按日排單陪靈，這可把「大員」們蓄壞了。每晚九點鐘必得要到了，遲到了，要被罵。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才能走，早走了，又要被罵，被頭毛氈是不准帶，鴉片烟槍消遣更不好意思帶，只有過足了癮去，才能提起精神。精神過足了，偶然大起意來，談話的聲音高了些，就有「副官」從靈慢後頭出來說：「說話低些！不必吵了夫人的覺！」若是到了半夜打起呵欠來，躺在半邊，被她悄悄的看到，便又正顏厲色的道：「你們又何必來呢？在家裏的睡覺不舒服嗎？」傳逆式說便是曾經被她罵過的一個。「老太婆」之跋扈，於此也可見一斑了。

依着「老太婆」的意思，是要把他葬在廣州黃花崗的旁邊白雲山的一塊墓地的。她的乾兒子林逆柏生拍馬屁，說是「這麼一個大人物（其實是頭號漢奸），應該附葬中山陵，以垂不朽，（其實是遺臭萬年），等到將來交通便利時再作計劃吧」。（那里知道現在已無計可施。）一致贊同。又覺得墓山沒有個名字不大雅觀，林是號稱中國的郭培爾，靈機一動，想出個京郊桃花山來，而將它改名梅花山，以爲可與黃花崗媲美。可惜一株梅花都沒有，那不要緊，趕快的在清明節前補種好了。這種經費也好籌，暗示各級偽黨部分配數目叫各級偽政府攤派即行。這樣一來，就不費吹灰之力，撈了一筆鉅款。墓前石道的石級，是敲的偽皖府的竹槓。還有石碑坊石人石馬的建設，正在籌款中，也許已募集不少。不知道在那一個腰包裏了。

最奇怪的，是安葬送殯那一天，購買棺材錢的那一位親信「副官」，手扶靈柩，寸步不離，走了幾十里路程，淌得雨汗直流，那個不說是「忠心故主」，令人可敬，可是不到一天，便七孔流血，無病而亡，隨其故主於地下。這也是件猜不透的奇事。「老太婆」覺得這是難能可貴的事，應該附葬於汪墓。汪果有知，不曉得願不願意？

有會看風水的人說，這個墓地是利於繼承人，而不利於家族的。陳逆公博聽到，固沾沾自喜。可是她又大大感覺不安，預備重調墓向，可惜墓向尙不曾調，自己和繼承人都已被活捉監禁起來。不曉得風水先生以爲何如？再調一個墓向，也許有救否？

偽府妖精莫國康

莫國康是兩廣人氏，是莫秀英的姪女。她是「中西」出身，也曾轉學過「體專」。未踏上政治之途之前，當過體育教員。曾與同校教員王某相戀，後又一度同居。王某的鄉間原娶有妻室，故未幾即告分手。莫女家境小康，父本爲顏料商，有兄弟各一。她之跨進偽府大門，聞卽爲其胞兄所引進。莫女處世老練，手腕尤見高妙，內在學識雖稱不上「學富五車」，到也「胸羅萬卷」，中西貫通；其唯一長處，卽爲妖媚天賦，體格健美。女人有了如許長處，把男人操諸股掌之上，自無疑義了。她也愛好杯中物，而且量甚宏大。莫女在表面瀟灑而帶嚴肅，實際却淫蕩不堪，其人復擅長詞令，薄唇啓處，往往足使閨座動容。

莫逆國康初進僑府參加工作，僅爲僑考試院一個無足輕重的小祕書，僑院長江逆亢虎「奸」眼識英雄，認爲此女決非池中物，所以莫女在僑考試院內，是屢受江逆另眼相看的。江逆本是色中老狗，此刻見到莫女，自然不免垂涎滴滴。因此春風數度，兩人情熱異常。江逆是自稱現代神童的，說他在八九歲時，就能吟詩作賦，後來在教育方面混飯吃並不得志，所以又混到佛教方面去了。江逆在僑府內是最空暇的「首長」之一，於是一心利用佛教了。莫國康是江逆爲佛募款最佳的工具，仗着她伶俐的口齒，往往艱難工作却輕易的完成，江逆視她爲左右臂，於是同進同出，宛如父女了。

但莫國康名爲幫助江逆不惜口舌的替他辛勞服務，其實莫逆是另有盤算的，她利用江逆各方面的關係，更利用了佛教超然的力量，使她認識了僑府裏的各高級人員，與他們間有力的太太們，最初是認識而已，目的是爲佛募款，後來漸漸的相識了，她便操縱着這些男人們。

陳逆公博得識莫逆國康是在一次佛院的開光典禮中，他是被邀來作爲首席舉禮的人，江莫兩人都忙得很，殷勤地款待着那天蒞場的新貴與豪富們。這天僑府巨奸的太太們

也都出席來助興，她們一小半是來捧和尙的場，一大半是爲莫逆國康而來的，莫逆善於應付環境，她與這些巨奸們的太太相識，年老的自願投拜爲「乾娘」，執禮甚恭，年輕的結爲異姓姊妹，親如手足，是以她有所要求，巨奸們尙未應允，內室裏的太太們已一致通過了。莫逆確是個聰明絕頂的女性，她的活動路線是始終一貫的，由內到外，握住許多巨奸們靈魂的樞紐。

這天陳逆的太太也興趣勃勃地趕來湊興，當禮拜過後，素席張開時，陳逆坐在男方首席，不住的向女席方面去張望，他是已在關注着莫逆國康了。據事後僞府中人傳出，說自那天之後陳逆對莫女誇贊不絕，認她是僞府不易多得的幹練女性。不數日陳逆親設筵席，特召江逆與莫逆同訪一敘，這晚陳逆歡躍萬分，連連痛飲烈酒，不覺大醉，在醉眼矇矓下，陳逆對莫國康驚爲天人，認爲絕色，漸漸的放浪起來了。江逆見多識廣，奸中之尤，見此情形，當然一溜以去，不辭而行了。這幕喜劇演出的地點是在西區某巨富的宅內，是僞府中人爭相傳說的新聞。後來便見莫逆國康從僞考試院裏轉調到行政院裏去當女祕書，汪逆從此失掉了一個得力的幫手，而陳逆的辦公室內，却多了一個發號使

令的女主人。

陳逆自稱是知情中人，所以胡作胡爲，放浪形骸，是向來絕不顧忌的，他屢來對於女人，似也祇抱定「愛時則愛之，不愛時則惡之」的宗旨，故喜新棄舊，素爲陳逆慣技，但陳逆之與莫逆國康，却爲例外，據說此中原因，是個性相同，自然口適胃合，且又都是善用「技巧」的人，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的人。不過陳莫兩人能合而不離的主因，還是由於莫在僞官太太間聯絡得當的緣故。

莫逆國康與陳逆相愛後，她就野心畢露，操縱着實際的僞府政令，酒色兼愛的陳逆公博，不消說得立刻操在她的掌握中，一面則聯絡僞府的中堅份下，居然也大吹大擂的組織起莫派的青年幹部來，這樣數面發展，直到僞府崩潰的前夜，莫逆國康已形成爲僞府總樞扭的靈魂人物了。

她一面操縱僞府，一面在滬上出版「地方行政月刊」多期，這地方行政月刊的編者便是離石。因爲莫逆玩弄男人的手段不錯，操縱政治的能力也不錯，可是叫她提筆寫文，那真不知差了多少，所以不得請那文化漢奸離石來代辦了。不過，她出此刊物的目的

，無非假此歛財而已！後來莫逆由前某「督察長」之介，移居西愛威斯路某鉅宅，起居豪華，不可一世之概。陳每天散值，輒就憩其間，縱情作樂。凡與陳莫相接近者，皆知莫國康口中之「爛水手」，即係陳公博，蓋爲嗜酒貪歡而起之綽號云！

不過陳逆在眷戀莫女期內，尋花問柳性格，仍難改變，而莫逆國康對之絕不顧問，她祇求陳逆去與庸材女性廝混，玩玩妓女之流，她是完全默許的。但她雖放任陳逆去玩普通女人，自己却在暗暗地玩起男性來了，據說上海洋場中幾個著名的「小白」之輩，她都開室玩過，而上海偽警務方面一二較有能力的高級人員，李時雨，呂琪等等，她也由連絡幹部而發生了體膚之親。有一個時期，陳公博想將莫國康推給李時雨，結果仍推不了，李時雨出身小錄事，却做起什麼司法處長，防犯科長來，却靠了這個關係，愈爬愈高。關於前者是她個人性的發洩，而後者則是她胸有成竹的一種手段。她出版過政治性的刊物，她在偽府爭權奪利的手腕，終於一一顯露出來了。可是依舊任何人奈何她不得，偽府僞主席的案卷，後來索性全由她批閱了，這固顯出了陳逆的好懶與糊塗，但却證明了她的幹練和實際的力量。

此外偽府中另又傳出，這個威震偽組織內層的莫逆國康，對於某一方面的渾身解數，也有其獨得之祕，所以如此爲陳逆傾倒心折，似乎也與此有關。

玩弄周陳兩逆的藍妮

偽組織旗幟下活躍的女性，後來確乎漸形增多，但論手腕之面面俱到，功夫之與衆不同，那當首推上海名交際花藍妮了。她可說名震京滬兩地，甚至華北地區。

藍妮早年就學時，已著稱於學校，爲全校公認的所謂校花之流，據說她也出身名門，父親經商滬上，爲一個沈迷於黑藉中的朋友，雖日夜一燈爲伴，但却精於投機之術，屢試屢中，是以積資累累，築別墅於滬濱西區，屋宇寬敞，當年商場赫赫有名。後來投機失敗，家道中落，待藍妮成名爲高等學府校花時，已經危危欲墮了。

據說藍妮幼年智慧過人，中學卒業後，早已精於人情世故，對於異性交際之道，對於社會活動之方，均有心得。藍妮容貌美麗，尤擅長演說，惜乎她棄正途而不入。離校之後，便涉足淫蕩之場，醜事頻傳，爲一般色情小報，增添了不少的資料。在校時曾與

一同學相戀，此同學固一翩翩少年，兩人互誓白首約，奈何好事多磨，這個私下自訂的婚約，終遭同學家屬反對，並爲之另娶別女。同學困於環境，限於能力，此一好事，卒未完成。藍妮深受刺激，此後便就益形放浪了。仗其秀外慧中，交際之術天賦獨厚，幾經活躍，交際花之名，果然盛稱於市人之口。藍妮輕財好名，淫蕩則爲天性，戰前所識達官名流，已不勝數計，傳會與某首長階級相戀，並爲渠藏諸金屋，斯時出外交際，儼然是個貴族名婦了。八一三戰雲一起，暴敵佔我國土後，據說彼曾一度遷居香島，和一富商眷戀。該富商牀頭雖多金，但要使她整個就範，乃非金錢所能效力了。未幾，遂告脫輻。聞不久又和一異種男性同居，不一年，突又分手。待汪記僞組織開鑼之後，藍妮忽見自天而降，攜鉅資來滬。在這一個時期內，頗有人傳說藍女此來，或銜有使命。她則先闢室於逆旅，即見其周旋於僞府的「顯要新貴」間，平時揮金如土，生活極盡糜爛之能事。交際唯金錢是仗，她的室內，新貴與暴發戶等每晚雲集，有異族的敵人官長，有僞府的主要巨奸，此外「各色人等」，則來鑽營謀生。當時日與高級士紳，僞官夫人周旋，晚共僞方首長等酬酢，過着豪華的生活，一擲巨款而無吝色。許多奔走僞方鑽謀

的奸商豪富，在宴會場中，都尊稱之爲「藍小姐」。她一遇空暇，必爭邀設宴款待，大獻殷勤。藍妮在商場中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，在僞府的所謂各院各部間，確也具有特殊的力量，而使之握有特殊力量者，則首爲周逆佛海，周逆熱戀藍妮，可謂是前生孽緣，凡藍妮有所需索，莫不百依百順，如有事務要求，無不言至令發。但周逆雖深愛其人，可是她却並不被作專品，其他顯要僞官，藍妮依舊擇肥而嚙，無所不爲。

陳逆對藍妮，是早就刮目相視的，祇是礙有周逆佛海佔前，因之不便露骨的追求，據說一次事有湊巧，藍女突有要事來見陳逆，陳逆急令接見，原來是代某案來通關節，此事非陳逆發令解決不可，陳逆當即照辦，並約彼晚間一敘，俾作把臂暢談。藍妮是晚赴約，嗣後僞府中便傳出，藍妮與陳逆，已發生體膚之親了。

其實臭聞淫亂等事，在僞官們的心目中，本是無所謂的一件事，外間聽聞慣了，也無所謂驚異，但這對始終久欲佔有整個藍妮的周逆聽來，那就大爲不滿了，陳逆與周逆在僞政方面爭權奪利，本已難分難解的局面，再加上男女間性愛的交鬥，自然更使難解的局勢愈形強化了。

藍妮一手握住周逆佛海，一手握住陳逆公博，常以超然特殊的地位，包攬着各種大小案件，她在周逆的辦公室裏，稍不滿意，往往大吵大鬧，非周逆賠禮認罪不休，而在陳逆的公事房中，若有要求不准，也必暴跳如雷。於大庭廣衆之間，她對陳逆周逆，都是直呼名字的，因之僑府屬下的許多跳樑小丑，見了藍妮，誰都恭之惟恐不週，絕不敢稍觸她怒。

僑方陰險人物袁某，拚命聯絡藍妮，不辭辛勞，無微不至的奉承求歡，就是爲了她具有超然的特殊力量，藍與袁逆曾一度姘居，但未久袁逆終仍被藍妮一脚踢去，當時上海有個著名怪少年錢某，因爲生得漂亮即被充作面首之一，錢某在上海組織什麼建設隊等的經費，全爲藍妮供給。但日久生厭，終也爲她所棄。

藍妮的手腕與個性，適與莫國康大同小異，藍妮與陳逆發生關係，並包攬案件等情，傳至莫女的耳中，自然萬分憤怒，但莫女頗工心計，未向陳逆大吵大鬧，却與藍妮交起親密的手帕交來，意使她感動而自悔，知趣而自退，誰知藍妮與莫國康交爲知友後，仍與陳逆常有密會，莫國康至此忍無可忍，於是一場醋海風波，頓時興起來了。

是一次歡聚的宴席，周，陳，莫，藍俱在，酒過三巡，大家已有了些酒意，據當時在場的奉侍人在事後傳出當時兩女爭吵的緣故，倒是陳逆開的端。說陳逆一貫的脾氣，卽略有醉意，往往不避人目，公然會向異性「毛手毛腳」，擰一把捏一下地引以爲樂趣，陳逆坐在兩女中間，他在醉眼昏花中忽然去擰了藍女一次，藍女高笑着投過身去，也在陳逆身上回敬了一下，莫國康本是忍怒不發，當時見狀，於是舊恨新怨，一時交集，大有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」的情勢，就指手發罵，責罵不該佔奪人愛。藍妮老羞成怒，當卽予以反攻，周逆拂袖以去，陳逆是醉倒於桌邊，結果大家罵夠了，哭哭啼啼回去。一個歡宴席，終至不歡而散。

據說第二天藍妮趕往陳逆辦公室裏，怒氣沖沖的高坐於辦公桌上，高呼公博大罵，與陳逆交涉昨晚的受辱，責他爲何縱容莫國康，幫她而不幫自己。這一次醋海風波，好幾天雙方夾攻的大哭大鬧，事爲陳妻得悉，再與陳逆扭鬧，罵他不該胡鬧到如此境地。陳逆四面楚歌，無法解脫，真是「敵女相爭難爲夫」，勸慰無效，認罪無用，那只得暫行避難了。不出數天，僞府發表陳逆北上巡視。名義雖屬堂皇之室，誰知却爲敵女相爭

迫切而成行的。

李士羣妻的自姘夫被割生殖器

「李士羣」這三個字，當我們一看到的時候，很容易會將他和德國「蓋世太保」首領希墨萊的名字聯在一起，同時也很容易使人感到這就是「恐怖」和「死亡」的象徵。紙面上這三個字也似乎在晃動着，像是有着一股血腥氣味撲人眉宇。

關於李士羣的「功績」及其「行狀」，此刻無須贅述。總之，從汪逆精衛在民國廿八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時十五分。步出日貨輪「北光丸」，踏上了虬江碼頭的時候起，直至卅二年「偽府」改組，李士羣就任「江蘇省長」的時候止。他在淪陷區一般人心目中，已被公認為製造偽方一切恐怖罪惡事件的能手。在過去上海租界裏發生大小恐怖案三千餘件當中，全由他的一雙血手所造成。

李士羣做着這樣一個殺人的魔王，雖然令人談虎色變。可是，他的妻和那儲麟蓀醫生的風流史，給予茶坊酒館作座談的資料，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。

提起儲麟蓀，這個醫界敗類，在上海恐怕知道他的人很多，因為憑良心講一句話，這個醫生不能算是起碼，有點本事，而且相當有名望。

但是，儲麟蓀可謂是一個傑出人物，他不但對醫道頗有研究，同時對於女人這「道」，亦是很有心得，所以凡是到過他的診所去看過病的女太太之中，有不少的風流隨聞時常廣播出來。其中最出色的驚人演出，當推他跟李士羣之妻的曖昧關係。

這幕「戀愛」劇的展開過程是這樣的：有一次，因李妻染傷寒症，病得很兇，看過許多名醫，都是不得要領，吃藥打針，未見轉機。急得李士羣走頭無路。正當他弄得手足無措的時候，經人介紹這位「名醫」。那知儲麟蓀時來運來，經他一診，果然「妙手回春」，李妻的病就霍然而愈了。

李士羣爲了要報酬醫師替他老婆治愈毛病的功績，於是便委他做「江蘇省立醫院的院長」。從此之後，儲醫生便天天出入李府，成了一名紅客。因之，憑着他對付女人的一點手段，迷到了李妻。

這一次要捉的大批漢奸，內中有兩位太太。便是李士羣之妻，和吳四寶之妻。原來

，李士羣在生之日，視人命如草菅，視己命如泰山。平日可以穿房入戶的親信人員，寥寥可數，其中，最信任的要算上海廣告醫生儲麟蓀，不論大小毛病，不論在蘇在甯，必稟請儲醫生替他多方施針，方才放心。因此，儲麟蓀當了他的常年醫藥顧問，三日兩頭，在他公館進出。就此「近水樓台先得月」，李士羣之妻，便和儲醫生發生關係了。

當李士羣炙手可熱之日，外面便有這種不乾不淨的閒話沸沸洋洋了。可惜，沒有人敢在李士羣面前，做這個情報。直到李士羣突然而死，李士羣之妻，和儲麟蓀，就無所顧忌，得其所哉。

本來，李士羣有不少學生子，「先生」屍骨未寒，師娘出此不端，都想來一下「替師報仇」，只因既有羅卜頭做李妻保鏢，又有中儲券替醫生開路，大家齊不起心，洗過汰過，也就完畢。那知去年十二月裏，「未亡人」忽然明目張胆要和儲麟蓀正式結婚起來。吳四寶之妻爲大媒，十三層樓爲禮堂。

結婚日子擇定了，李門衆學生忍無可忍，居然設計把儲麟蓀騙到杭州去，把他痛痛快快打一頓，還把他「要緊條條」的生殖器斬首示衆，然後一哄而散。直到儲麟蓀的未

婚妻（李士羣的末亡人）聞警趕到，早已「既成事實」，她也只好「捧首」痛哭一場而已。風聲所播，通國皆知，可是，上海報紙，沒有法子可以大載特載。有一家小型報，不肯犧牲這樣動人聽聞的好消息，來了一篇「風流醫生迫宮記」，幾乎搭進憲兵司令部裏去，那知「也有今日」，報紙可以盡情登載，毫無顧忌。李士羣之妻，坐在牢監裏，不知作何感想耶？

余愛珍的雌威

常吳四寶主持所謂七十六號的時候，蠻橫殘暴，愛國志士，在其魔掌下慘遭殺害者，真是屈指難計，倒底他的一條命，也給日本人暗算了。

現在到了與這班大奸巨慝，清算老賬的時候了，照例是罪不及妻孥。不過吳四寶女人應該例外，他的女人，曾經讀過幾年書。吳四寶本身是個粗人，迷信他的平步青雲，完全得力於內助之賢，在七十六號的時候，發號施令，大半都是這個女人的事。她天性陰鷙，眼看救亡志士，身受酷刑的時候，她決不皺一皺眉頭，而有許多傷天害理之事。

吳四寶想不到做的，她會替丈夫設計，所以嚴格講起來，吳四寶女人之罪惡，實在浮於吳四寶之上。

她姓余，廣東人，是虹口武昌路一家廣東茶葉莊的「女小開」稍具學識。後來給吳四寶看中，不久便結婚，兩人感情相當融洽。吳本身原是個粗漢，自然對這一位「賢內助」倍致敬仰。進「偽府」在上海展開初步暗殺工作的時候，是時李士羣尚未成立滬西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的特務機關，奉命須先行在滬收羅一般亡命之徒，留為後用。吳遂藉其妻從前與李士羣老婆曾有過同學之誼，有着這一層裙帶關係，自然毫不費力地便投身李士羣門下了，後來「七十六號」成立後，李遂任吳為「大隊長」，從此正式列為李士羣手下「幹部」之一。

吳一生得力於他的「賢內助」之力最多，自從在「七十六號」擔任暗殺工作之後，所作所為，發號施令，擺佈計策，大半都是由他的女人從中臂助的。

吳四寶手下又有兩位高徒：一是郭忠和，一是張國震，堪稱為吳四寶手下「哼哈二將」。尤其是張國震，兇悍殘忍，完全粗獷條作風，和乃師一樣。他每次出馬，無不捨

身以赴，故深得吳之信任。每逢有什麼比較重大的案件，多是由張一手包辦的。郭忠和的個性則比較怯懦，如將這兩人細加比較，無論任何方面，顯然地郭忠和是比不上張國震的。「七十六號」成立了半年以後，郭張二人又在地豐路另設一秘密機關，表面上是俱樂部，實際上還是屬於「七十六號」的一個活動據點。

這時候吳四寶已經拜受日僞指揮，瘋狂地製造出上海租界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恐怖事件。最出色的當然是「中行別業血案」，其餘如接收特一區地方法院，強擄書記官庭長，暗殺大美晚報朱惺公，都是窮兇極惡，有聲有色的演出。這一幕幕的好戲，固然是由李士羣和吳四寶聯合導演，張國震担任演出，但是躲在幕後「提詞」的人，便是吳四寶的老婆——「余師娘」。她天性陰險，手段殘酷，有許多吳四寶想不到做的事，她都會替丈夫設想周全，而且每次都使吳四寶順利地完成他的任務，所以吳四寶遇有困難的案件，多半由她獻策，佈置停當，然後命令張國震依計行事的。

有一次，吳妻坐上新購來的八汽缸新式流綫型汽車，前往國際理髮廳理髮，正當駛出愚園路轉過大西路靜安寺路交通崗位的時候，適遇租界巡捕「抄靶子」，當時他們給

二位外國「三道頭」高聲喝令停車受檢，車內坐着一共四人，前座的是汽車夫和兩位保鏢，二人分持快制駁壳手槍（即匣子砲）和左輪手槍各一支，另外車夫座下亦置有快制駁壳手槍一支；後座的是吳妻，自己則持有左輪手槍一支。她聽見「停車」的一聲，眼看形勢不對，一面暗中扳槍待發，一面命各人從車窗內出示照會受檢。詎知經該「三道頭」細閱之下，原來拿出來的是左輪手槍的照會，因為當時公共租界警務當局以快制駁壳列為特種武器，禁止一般人擅自使用，此種照會，早已停止頒發。至是外國巡捕認為照會與槍支註冊不符，私攜武器，有干禁令，須加以沒收并拘送捕房究辦。當時四人連忙挺身下車和這位「三道頭」展開一場激烈的口角，正在堅持不下之際，吳妻一個眼色拋過去，授意保鏢開槍，保鏢會意，砰然一聲，旁立兩個中國巡捕應聲而倒，這時槍聲大作，汽車夫和保鏢當場死於外捕手提機槍之下，而吳妻則臨危智急，連忙伏身車底得以身免，結果毫髮無損，神色自若地另雇包車返家，此亦足見其胆識過人之一班。吳妻返家後咆哮震怒，即命吳四寶親赴租界交涉，聲言租界警務當局今後對滬西「特工」活動，不得無理干涉，否則將採取有效之措置以示報復。其實他不過是虛張聲勢，結果雙

方不了了之。別方面，「僞府」故意要做點顏色給租界看，這三位「冤鬼」出喪之日，備極鋪張，盛大的儀仗行列還襯上許多「僞員」哀悼的輓聯，招搖過市，路人側目。同時僞方機關報「中華日報」和僞「國民新聞」在社論上面狂吠，對租界當局大肆抨擊，要求租界趕日緝兇歸案，以保障民權而平衆憤云云，租界當局明知這是無理取鬧，遂置諸不理，結果「僞府」這一陣子也不過是烟幕作用而已。

吳四寶死了以後，他的女人，成了上海兩大富孀之一，（一個是李士羣女人）於是有許多無恥之流，想轉她財產念頭的都想從轉她身體念頭着手，這樣一個殺人的女魔，居然有人要在她身上求得一點溫存，真何異從刀頭上舔血了。

可是，無恥之流，要想垂涎一下這隻雌老虎的肥肉，然而這隻雌老虎，也正在轉人家的念頭。曾經有兩位小兒科的醫生，被她轉了念頭，但這兩位胆小如鼠，所以終於沒有成了好事。於是，她又轉到她丈夫的徒弟顧某身上了。他們，竟然是同居了。據說這姓顧的也是白相人，和高阿根一同開過賭台，相當有名氣。白相人拜老頭子，第一條大罪，就是「欺師滅祖」。如今白相人洩氣了，「徒弟晒師娘」，所以也就風行一時了。



與陳逆白晝宣淫的趙淑貞

趙逆淑貞，是趙逆尊嶽的女兒，是一個好名愛虛榮的女性。趙逆尊嶽本來是一個記者出身，算來還是個名門子弟，但是愛財天性，貪污作弊，不勝枚舉。趙逆淑貞本來是一個有夫之婦，其夫曾任偽中央市場秘書長職，夫婦倆本居於上海西區的西摩路南陽路附近。可是趙逆淑貞，對外甚為活躍，在偽府旗幟下，居然是個婦女組織中的要員，曾任上海市偽婦女福利會會長之職，但婦女福利也者，始終是徒有其名，空無實際的，平時捐募所得，祇是充實了她自己的袋底。趙女夫婦倆在夏季，他們是不常居家的，往往開室靜安寺路滄洲飯店長住，原因，一來離家頗近，二來利於交際。

滄洲飯店三百〇二號房間，有一時期「新貴」雲集，即係趙女居住該室的緣故。趙女老子趙逆尊嶽，尤每晚必臨該室，他是在利用他女兒的交際聯絡，圖謀一步步的往上爬。一日獨當一面，更可仗勢詐用民財了。

趙逆淑貞，適中身材，容貌秀美，祇是略感清瘦了些。趙女好裝飾，但已是遲暮的

年齡了。有一時期每晚四出交際，所以高等娛樂場所，時能見到她的芳蹤，在她身邊的護士，却不是她的丈夫，而是各色俱全的男性，有僑府顯要的僑部長之流，也有上海新興暴發的企業鉅頭，間也有偕同敵人軍官等共遊，則尤爲趙女交際的對象。

陳逆在此時期，也闢室靜安寺路國際飯店長住，以酒與女人爲伍，每晚高歌歡騰，通宵達旦。趙逆淑貞，在國際十四樓與男友交際，若聞陳逆在室，必親至其室訪晤。陳逆知道趙女在滄關有長室，有時也至該處小坐。陳逆對趙女殷勤倍至，趙逆淑貞自然受寵若驚，也予以無微不至的款待。兩人各懷鬼胎，初時還不敢明目張胆，暢所欲言，終則漸趨白熱化，兩人間的態度，已使趙女的丈夫忍無可忍了。

但這在趙女老子尊嚴，却認爲是無上的良機，豈肯失之交臂，所以小夫妻兩人的口角爭噪等，做丈人峯的始終偏護着自己的女兒。

後來趙女丈夫見於力爭無效，爭噪更難發生效力，且又畏於陳逆之惡勢力，一氣返家去居住，絕跡滄洲了。趙逆淑貞，氣走了丈夫之後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鬧着要跟他離婚。

離婚由趙女向丈夫提出，終在趙逆尊嶽極力主持下完成。陳逆當然暗暗竊喜，對此認爲趙氏父女果然敢言敢行，是表示忠誠追隨他的證明。陳逆更大胆的在滄洲飯店，和趙女白晝宣淫，一時傳爲佳話。因此陳逆視趙逆尊嶽爲唯一親信。而趙逆聯絡僞府幹部串同舞弊，收受賭場老闆鉅額月規津貼等，竟然一帆風順，無往不利。都是靠了這獻女的功績。

在此時期內，陳逆與趙逆淑貞，幾每晚在國際長室內敘歡，有時雙雙出現於滄洲，實行同屋式的生活了。趙女在陳逆心目中的地位既穩定，對外的所謂「婦女活動」也就加緊了，前年上海古拔路阿凱蒂夜總會舉行的「福利舞會」，就是由趙女出現主持，但這是種什麼工作，僅僅是向僞府支取經費，對外募捐，變管齊下的一種利己行爲，爲謀「婦女福利」是手段，「塞滿袋衣」才是目的。

趙逆尊嶽不甘落後，爲與女兒先後媲美起見，乃也異想天開，念頭轉到江灣公墓上去。一邊佈告墓穴家屬限期搬棺，一邊向敵人獻計利用此一場地，所以名爲「以充軍用」，實則是向棺材中去撈財。因爲該處公墓，富家棺穴殊多，並聞尚有古墓，當時限

期是兩個月，但趙逆在一個月才過，便擅自僱工動手，這是上海著稱的一件大舞弊案，人盡可知的事，祇是其中內情，非爲常人通曉罷了。後來事態擴大，引起被掘墓穴家屬的憤慨，乃由所謂「海上三老」向陳逆當面聲述此事經過，陳逆知係趙逆所爲，也就無可奈何，不了了之。

可是好量不常，陳逆與趙女過往甚密，形如同居的消息，終於傳到了陳逆太太的耳中。女人知道丈夫又有外遇，那有不吵鬧之理，是以家庭紛糾突起，經過好幾次的爭吵，據陳逆公館傳出的消息，是陳逆應允太太的要求，成立床頭協定，第一立即與趙女疏遠，第二不准對任何女人輕立名義，第三即日起結束國際的長房間。

於是陳逆被迫一一履行，第一點是揮淚別趙女，無可奈何；第二點則絕無問題，因陳逆原本祇根據「自己所好者好之」，無所謂名義，第三點則爲苦事，祇得每晚歸家安睡了。

出賣肉體的詹芳子

汪記的漢奸政權剛開鑼的時候，大批的附敵份子大家一窠蜂擁入京中，南京頓時熱鬧非常，所有的歌台舞榭，茶樓酒館，日夜都擠滿了這班「新貴」。一般歌女舞女和妓女，都生意興隆得應接不暇，所以有些上海的「交際花」，乘機去京「活動」。這中間最著聽名的，第一個要推詹芳子小姐。當她初在交際場所露面的時候，就聲譽雀起，傾倒衆生，幾乎風靡了整個南京城。大小奸僞，爲她而着迷的簡直不知多少。

她原籍廣東，却講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和蘇州話。她是詹紀鳳律師的女兒，這位詹大律師過去曾擔任過長時期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法律顧問，也算上海一個名律師，不料在汪逆開鑼之前早就從了賊，此際已是僞「司法行政部」的「參事」了。

那位詹小姐天生麗質，早年就享盛名。當她十六七歲的時候，還在中學讀書，就和男同學大談戀愛，演出過不少風流勾當。後來升學光華大學，曾被舉爲「校花」，當然魔力更大，風頭更健。聽說她同時週旋於四五個情人之間，竟能面面俱到，足見手段的不凡了。雖然如此，男同學常爲她而爭風吃醋鬧得不可開交，有個與她已有婚約的關姓，因憤於她的愛情不專而自殺。這件事發生後，使她不能在光華再讀下去，就轉學到持

志大學。不料又新交了一個姓杜的同學，兩人打得火一般的熱，不論在校園的冷僻角落或清靜的女生宿舍會客室裏，時常有不顧一切的大胆「演出」，弄得全校皆知。學校當局自不容坐視，結果兩個都被開除。

她在南京住在德國人開的福昌飯店內，享用豪華，交遊廣闊，過着「日出」裏陳白露一般的生活。有個時期與一個日陸軍大佐大談「親善」，「英勇」與「美人」時常雙出現於公共場所，因為這個大佐很有點權力，所以鑽營她的門路以求攀附者大有人在，送首飾送汽車的紛紛而來，這時候她的「氣概」，又有些和庚子年北京城裏的「賽二爺」相似。

當這個大佐被調回國內後，她立刻又找到了新的對象，更是一位了不得的「人物」，原來是汪逆的內姪，名叫陳百年的一個油滑青年，不僅爲「皇親國戚」而已，並且還是「鐵道部」的一個「司長」，住的是華麗洋房，還有兩部大汽車以供代步，對於這位愛奢華慕虛榮的小姐正是得其所哉，所以很快的從福昌飯店搬進金屋子了。

陳伯年，年紀很輕，不過三十一二歲，正是一個油腔滑調，不學無術的小伙子。他

是廣東人，畢業於大夏大學，當時，傅逆式說在大夏理學院執教，陳逆利用他善於吹拍的手段，和師生的關係，居然拍上了傅逆的馬屁，先是師生，後來竟成功了乾父子。

在抗戰初期，傅逆在重慶，陳逆也侍奉在側。後來汪周兩逆從重慶潛逃出來，傅以周系的關係，也跟着脫逃。那時傅逆的老婆遠在上海，形影不離的是陳逆，從重慶到河內，經過雲南，傅逆忽然病了，在淒涼的旅途中，既不能有良好的看護，又以脫逃的叛徒，不敢明目張胆的延醫服藥，於是陳逆權充看護。侍奉湯藥，經過一個短短的時間，傅逆命不該絕，居然慢慢地痊癒，陳逆便從此得到了傅逆的親近，認承了他是乾兒子。

汪記偽府在上海時候，傅逆主持「文藝科學社」，陳逆就一手担任「總務」，管理「會計」「庶務」，可是陳逆年輕，受着紙醉金迷的誘惑，出入跳舞場與韓莊，把敵偽的灰鈔，作他個人的逍遙揮霍，拆了一票小小的爛污。爲了這個緣故，傅逆串演偽「鐵道部部長」時，換了一個江陰學生顧保廉充當「總務司司長」，陳逆只做「幫辦兼庶務科長」，但他貪污成性，利用「職務」之便，還撈了不少油水，得以花天酒地，逍遙在秦淮河畔。

由於朋友的介紹，在跳舞場裏結識了詹芳子姑娘，那時她在偽司法行政部充當「科員」，以「部花」的姿態，出入於交際場所，她妖媚而嬌小的身軀，美麗而妖豔的面龐，着實風魔了一般急色兒。孫逆育才也在拚命着追求她，孫雖自以爲少年「得志」，「官」居「要職」，然而他沒有多餘的纏頭之資，怎樣可以獲取水性楊花愛好虛榮的詹女的歡心，因此在舞場裏認識了小陳，就忘却了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小孫，就利用陳逆多金，和陳愛好，逐漸對孫冷淡，孫逆好幾次要想鬧醋勁，終以身居「官場」，不能在「首都」公然獻醜而作罷。

陳逆經過短時間的鬥爭，居然「戀愛成功」，爲表示取悅於其乾老子，將詹拉攏於傳逆，惜乎傳逆對其妻章氏之河東獅吼深懼戒心，所以好花當前，可望而不可即，但經過詹的迷湯工夫，對陳的好感，逐漸恢復，在偽「浙江省長」任內了，便表了陳逆僞空頭「行政督察專員」及僞「綢緞業產銷管理處長」，然而陳逆蕩成性，又以捨不得獨居上海的床頭人，每一個月祇有十多天在杭州，其餘的日子都在上海，把搜括來的綢緞業產銷「管理費」，作爲他開房畫眉的消耗。

在某一個時期，陳和張逆鵲聲，爭奪僞「二區行政督察專員」，張利用周佛海的高帽子，爭奪到手。陳雖居乾子之寵，却也無可奈何的飲氣吞聲，但傳逆調充了僞「建設部長」，傳逆也就給陳逆一個「僞航政局長的肥缺」。着實給他「宣囊」裝進了不少造孽錢。如今抗戰勝利，正在肅清漢奸，不曉得陳逆已跌進了「法網」否？詹芳子有否琵琶別抱的重演那粉紅色的綺夢？

女畫家李青萍的穢史

偽方的報紙，雖儘量爲敵人作誇大的宣傳，可是敵人還覺得他們不夠賣力，每星期總是要「請」他們派記者出席「報導會」聽受一下「報導部」長官分析時事，解釋戰局的報告，然後記錄下來，登在報上使同胞們讀到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消息，蒙蔽許多見識不清的人們。

舉行「報導會」的有三個機關：「海軍報導部」；「陸軍報導部」和「大使館」。每次都由「報導部長」出席，噁哩咕嚕講上一大套，由一個做過剃頭匠的台灣漢奸來担

任着翻譯工作，頗令人聽了感到頭痛，其間只有一個「艦隊報導部長」松島慶三，比較可以說是很受一羣「和平記者」歡迎的。

松島慶三是一個好色之徒，每次開會，講了一陣「正經」之後，必要談談女人。他覺得上海的女人非常漂亮。有一次，要調他到別處去，他便對記者說：「什麼都沒有留戀，祇捨不得上海的女人！」

他的中國女朋友很多，其中有一個「女畫家」李青萍，更和他有一段「穢史」，於是李青萍每次在上海舉行畫展，都是由「海軍報導部」主催，更由松島慶三出面招待新聞記者，替她宣傳捧場。

李青萍確是一個尤物，專和日本人交識，足跡到過哈爾濱，東京，安南，新加坡，……有一次，松島在開「報導會」的時候，說是時局緊張，將派往太平洋與美軍作戰。他說：「這次如果戰死，李青萍女士一定不會忘記我一定會替我畫一幀遺像吧！」

後來，松島對李青萍日久生厭，將她讓給一個鹽田大尉了！

如果這位女畫家，能夠努力於藝，也未始不是成功之路。可惜把她尊貴的肉體，比

了豬肉還要賤的送給敵人，這真是無恥到了極點了。

靠性慾升官發財的蘇青

你要是覺得「蘇青」這個名字陌生，除非你沒有讀過「結婚十年」。平心的講一句，這是一本暢銷的書，自從「事變」以來，除了周佛海的那本「往矣集」之外，沒有一本書再比「結婚十年」銷路好的了。

因了書的風行一時，作者的大名當然亦紅了起來，於是提起蘇青，在「大東亞共榮圈」內真是那個不知，紅極一時，紅得跟「大東亞臭肉明星」李香蘭並駕齊驅。

以前，在文壇上從來沒有聽見過有蘇青這末一個人的，她是後來的新進作家，因為淪陷後的上海的文化界，有氣節而能夠跑的跑了，不能跑的，那麼，就把筆藏起來了。「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」，於是她變成了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的文化人了。但是，蘇青怎的會踏進文化界的呢？她是由「和平文壇」健將柳雨生拉進來的，而且一手提拔起來的。

那時候，蘇青因為覺得離婚之後生活的苦悶，於是寫點文章投到柳雨生主編的「風雨談」上去，大談其從結婚到離婚之間的性生活，大胆，耐味，堪稱上上佳作。

柳雨生見有機可乘，便向蘇青進攻，盡力奉誠，盡力捧場，蘇青認為良機不可坐失，利用他在文壇上的地位，於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柳雨生的請求，准予通融。結果，蘇青的肚中有了結核，這病源當然是柳雨生的細胞侵略所致。

所謂「大東亞戰局」下產生的女作家也者，為數不過三數人，此三數人所以能一炮便紅，一舉而成名的原因，完全是基於專談色情，專事撰述兩性間的性愛，如果再欲找尋她們共同的特色，那就是大胆無恥，男人羞於談及的性愛間細膩問題，她們都會高談闊論，毫無顧忌。此中有個雷渡女人，容貌平平，身材短小，但頗結實，比女為性愛學女作家中最稱大胆的一個，其問世的單行本甚多，但千篇一律，全屬性學大胆之作，描寫強姦，其得意之句有「正待入港，未知深淺」等。一時大受低級讀者青睞，在瘋狂畸形下大為市民們愛好，於是洛陽紙貴，一版再版起來，毒素傳播着全上海，其危害民族的程度，僅次於敵偽的宣傳。陳逆公博酒色中人，尤好偶像女性，耳聞此女大胆之名，

讀其著作，竟也大加賞識，逢人贊譽。但苦於無法一見此女廬山真面。是一次僞宣傳部召集的所謂文化人座談會中，陳逆終於如願以償，由神交而得獲與她會面的機會了。甯波「女作家」見多識廣，對於陳逆的轉相愛好，自然感激涕零。不久便更進一步，由神交而獻身了。

大概是雙方天賦獨厚，經驗皆豐，所以餘興猶在，週必相溫舊夢於逆旅。後來各居一地，京滬遙隔，不便雙宿雙飛，又防家庭醋海再興風浪，祇得藕斷絲連，不過幽情密會，終仍月有舉行也。

甯波「女作家」自此之後，對於性知性說，益見起勁，著作出版，自也加倍順利，成了炙手可熱的名女人了。但「月有雙飛演出」的結果，不意竟使她懷孕起來，陳逆對此殊為慌張，沒了主見，他本玩玩而已，不防這個已屆虎狼之年，蟹肥之期的半老徐娘，居然會替他結有了腹內的「結晶品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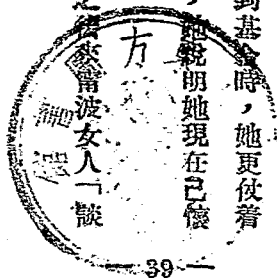
慌亂之後陳逆就避不會面了，於是使甯波女人陷入悲痛與憤慨的境況中。她雖具大膽之命，然對此嚴重問題畢竟不敢大膽的揮諸於筆墨間。她恐陳逆老差成怒，會對她更

不利，於是她一再通信給陳逆，希望短期內能約地遇見一次。陳逆每次必有回信，一味的說他公務紛繁，無暇會見，希望她自己珍重。陳逆的回信有一次被甯波女人的女友折閱，於是此事就盛傳於報業間了。

一次是幾個偽方「文化鉅頭」的聚餐，陳逆也以文人的姿態出席，甯波女人聽到這個消息，當即驅車趕去，忝在她是同業之誼吧，自然誰都不便拒絕她列席。不過這就夠苦了當時陳逆的處境，他怕甯波女人與他當席吵鬧，說出她不該說的話來。

甯波女人酒量頗宏，當時一杯一杯的把酒灌下肚去，在待機發動攻勢，陳逆在走也不可，坐則不安的情形下，祇有向甯波女人暗施眼色，求她諒解。甯波女人其時正擬創辦一個出版社，附帶計劃創刊一種綜合性的定期刊物，基金則正在募集中，此時她就借題發揮，當席說出她辦刊物的目的來，並要求同席人給予援助，說到甚急時，她更仗着酒勢，指着陳逆希望他能幫助，據說當時甯波女人且指着她的肚皮，她說明她現在已懷孕了，必要時她將公佈這孩子的父親。

陳逆急忙接口，他願意全力幫助她創辦一個完備的雜誌社。因之



天說地」的定期刊物的全部經費，不消說是有其來源了。此外甯波女人往後的大批領取「配給紙」「配給米」也祇有她可敢作敢爲，平常文化人是望塵莫及了。

陳逆受女人威脅突擊，此爲第二次，這與當年秦淮歌女的着文擲錢對照起來，倒也有些異曲同工之感。

甯波女人與陳逆的孽債至此告一段落，肚中的「結晶品」問題，陳逆恐防另起變掛，又防她常以此威迫，遂面託一個文化巨奸爲之解決，條件怎樣，這非局外人可知了。不過據說此事也曾被陳逆太太探悉，知道甯波女人是她丈夫的種玉人，不知是憫憐？還是另有作用的緣故，她用方法把甯波女人召喚到她們的公館里去，並與甯波女人結爲知己的手帕交，所以有一時期，她們兩人異常親熱，常在娛樂場中露面，甯波女人的生活，益形富裕起來了。有人說陳逆太太聯絡甯波女人，是爲了她丈夫的地位，也有人說陳逆女人與她結交，是別有用意的，她是看中了甯波女人肚中的一塊肉。而比較可能的猜測，這或者仍爲陳逆所主使，他必是哀求他的太太的。

陳逆做了僞上海市長，她也總算「榮任」僞市政府的僞員，繼而可升做了陳逆的女

祕書之一。在這時候，據說她肚子中的一塊肉，已經解除了。陳逆既不怕他要挾，但又爲了過去的一段逆債，所以讓她也嘗嘗官癮。於是，這位女作家，靠了生殖器，終算得了升官發財的好機會。

變節求榮的女詩人關露

關露是一個寫詩的女詩人。八年前，她出版一冊「太平洋上歌壇」的詩集，由生活書店發行，那時候的關露，在文壇上，是漸露頭角的。

八年前的關露思想和生活上都很嚴肅，她住在一家公寓裏，和夏蘭，藍蘭混在一起，當時和孫師毅，許幸之等却有相當的友誼，而關露在上海的詩壇，也曾炫耀一時。

我記得她是以教書爲生活的，以前她担任霞飛路啓秀女中教員，因爲她是詩人，所以得到一般女學生們的歡迎，這一個時期的關露，是她奮鬥的階級。

可是，事實往往和理想相反的，當敵偽的勢力包圍着孤島的二年間，她還時常參加當時在上海努力抗建詩歌工作者的座談會。有一次，座談會舉行了，有人提起關露，行動上

有些變了，還有人眼見她「出入在當時歹土虹口」可是，她却否認，並且很肯定說：「我決不和那些無恥文人來往的」。

一等到敵人所謂「大東亞戰爭」爆發了，我們這位女詩人真的變節了，一面和敵方的情報部（日本領事館方面）來往，並且搦出了「詩人的招牌，捧敵作家佐藤俊子，以胡芳君的名字，替敵人主編了女聲」月刊。

從此在「和平系」的文化界中，關露的風頭着實不錯，她一面為主子賣力，一面活躍在文壇上，真的在不久她榮膺了「大東亞」文學代表，柳雨生，陶亢德這夥兒臭蛋，到東京去開會，回來後，又在和平報上大寫其歌功頌德的文章，這一時期，就是她的沒落，也是她做「詩人」的「末日」？

一年來的上海文化界，還產生了不少的臭牌「女作家」，於是關露和蘇青等，便在偽「新中國報」主筆兼偽「什誌聯合會」的理事魯風支持之下時時演出一套什麼「座談會」「聯歡會」「招待日本舞妓崔承喜」等等集會的變質，並且當作佐藤俊子逝世的時候，關露又忙着給她開追悼會，奉承主子，實在是無微不至了。

最近：滬青爲了光明的到來，極力在找她隱身之地，張愛玲，潘柳黛也銷形匿跡了，但不知道這位「大東亞」文學代表的女詩人關露，究竟跑到那裏去？

臭穢不堪的陳雲裳

提起陳雲裳，在電影界中，差不多紅得發紫的電影明星。她是一位廣東姑娘。在香港的時候，不過是一個「黃毛丫頭」，根本沒有人看重她。情形的悽慘，真是不堪卒觀。原來，她屈身在「大新遊藝場」的歌舞團中，做着一個賣唱賣舞的團員。白天唱唱「小麻雀呀，你的母親，那裏去了」？晚上，則和一個姓蘇的導演，一同睡在亭子間裏，睡蘆蓆，吃鹹飽飯，那時真是夢也做不到的，居然被人領到上海，會得在電影界裏做了「首席紅星」。

但是提陳雲裳領到上海來的是誰呢？要知道女人只要面孔生得漂亮，再會交際，總管是有路可走的。上海有位名記者，名字叫做沈秋雁的，他到了香港，在公餘之間，常常到「大新遊藝場」去溜溜的。這樣，陳雲裳就被這名記者，「沙裏淘金」，居然發現

了。恰巧在這時候，陳雲裳在歌舞班中，正在大做迷眼，載歌載舞，唱着什麼「不要你的金，不要你的銀，只要你的心！」

沈秋雁靈機一動，那時他正受「華新」公司之託，想物色一位女明星，於是經過一番「腦筋」，把她介紹給張善琨，張善琨一見，驚為天人，大呼「上帝的傑作，上帝的傑作！」這個色鬼，有些「歇斯的里」了。

於是，一同到上海，張善琨一心想捧她，千方百計宣傳，大有陳雲裳「只應天上，那得人間」，就是她放出來的屁也是香的之概。上海人吃這一功，果然第一砲「木蘭從軍」放響，張善琨「人財兩得」。

怎麼叫做「人財兩得」？財當然是影片賺錢，鈔票麥克麥克。「人」呢，有下面一則故事。

張善琨的「華新」公司，非常着重宣傳，出版了許多銅版。有一天，那位製版公司的老闆，是張的老朋友，偶然到陳家去，推開陳雲裳寢室的門，頓時大窘，原來張與陳一起坐在床上，張善琨一面孔賊忒嘻嘻兩家頭很不錯的樣子。那位老板識相，馬上退

出，那曉得張善琨倒送出來了，對老板說：「下次你來收賬，照實價開，不必再七折八扣了。明天國際十四樓吃飯！」

陳雲裳不單和張善琨在房間裏兩人合演拿手好戲，他和偽組織的陳逆公博，也曾演過一幕有聲有色的好戲。這種好戲，比了「木蘭從軍」還要好，看了真是「眼福(?)」不淺！」爲了揭發醜穢，所以也不過一切，寫在下面，大家來開開眼界吧！

陳逆一生的洋場醜態中，若以階層與職業來分門別類，這當謂花樣繁多極盡複雜之能事了。其與影業女星交往，這還是近年開端的事。蓋在偽組織時期內，影業被偽方一元化的加以統制管理，由偽府派員出任公司負責人選，把蓬勃過一時的上海電影完全充作了敵偽的宣傳工具。由於上海商業的畸形繁榮，也由於盟國影片的絕跡，所以此一時期內偽方管理上的「中影公司」營業甚佳，其屬下的女影星，更是因緣時會的占盡了便宜。但她們的實際地位吧，說來痛心得好，祇不過僅是變相的歌女而已，尤其幾個成名紅影星，有時簡直被「公司主幹人」當作了鑽營偽職的禮物，甚至被充作了媚敵的商晶。陳逆與木蘭明星相識，居間介紹者得兩人，一是新聞業巨擘陳逆彬蘇，一爲主持偽

影業公司的張逆善琨。他們兩人都是捧木蘭明星成名的第一號元勳。但捧紅之後張逆首先下手，在滬西百樂門飯店內獲取了肉體的報酬，陳逆彬銖接踵施策，當也如願以償。因為「木蘭明星」的名望，引起了陳逆公博的注意，暗示張逆擇日爲之介紹，而陳逆彬銖却爭作介紹人。最後雙方決議，同時代爲介紹，地點在陳逆彬銖家內，就是邁爾西愛路十八層大廈六百〇一號。「木蘭明星」出身微賤，對此當也感到興趣百倍，於是酒過三樽，陳逆便偕「木蘭明星」離席求去，攜之直赴逆旅去爲雲爲雨了。

事後據說「木蘭明星」這次交易，實得黃金股票等甚多，並允代製大衣等百餘件，可謂滿載而歸了。「木蘭明星」與陳逆往來密會的結果，不料又是一扯老戲，即「木蘭明星」突然暗結了珠胎，患起了所謂「女人病」來，這一來又把陳逆駭慌了，他祇有命令她自行去取掉，免得留下禍根，被人傳爲笑柄。「木蘭明星」畏於逆勢，當然無法再行考慮，結果由陳逆命人將她送入醫院，取掉了這個心腹之患。這家醫院的主持人是陳逆的乾兒子湯某，所以陳逆頗爲安心，「乾兒子」替「乾老子」完成了這個重託的任務，自然是大功一件，陳逆無以爲報，就設計使「木蘭明星」與湯某結成夫婦，湯某一來秉

承「乾老子」的意旨，二爲貪圖「木蘭明星」手中多金，因之順水推舟，答應了下來，「木蘭明星」下嫁湯某，外界所知是由戀愛而成，實際此全係幕前的煙幕，也是陳逆躬親導演的一幕悲喜劇。陳逆公博，設想週到，並命她拜陳爲義父，他們的結婚費用，完全由陳逆包辦。另外許多新房道具，則爲她另一義父黃某所贈，湯某左右逢源，夫以妻貴，真是一舉三得，一跤跌進了青雲裏。

陳雲裳湯于翰相識了以後，常常攜手同游，湯于翰然貴爲「鑄錠院長」，但却派頭奇小，兩人談情說愛之地，「假座」湯糲店，大約因爲湯于翰姓「湯」，所以「湯糲」特別有好感，如是「兩矮無猜」者，歷時一年兩月又三天。陳湯兩人都是矮子，一起走在馬路上，兩條東瓜，堪稱門當戶對，天造地設。

據說湯的母親，當時對陳雲裳不大滿意，說她是「戲子」，戲子無情，婊子無義，不會肯安分守己，湯則堅持，結果「愛情是偉大的」，在法國總會大吹大擂，擇吉開張，於是「身世飄零」的陳雲裳，正式成爲「湯門陳氏」了，此後，到也一向相安無事。

湯于翰如果肯規規矩矩做醫生，倒也罷了，他却不肯安份，獻媚僞方，認錯逆民誼

爲寄父，又叫陳雲裳認陳逆璧君爲寄母，弄到今天，一場無結果。

那個鑄錠醫院，說起來也有相當歷史，這裏十分簡單的不妨介紹幾句：

據說：這鑄錠醫院，是公產，是屬於國家的，不是私人的，他的原來名稱叫「中比鑄錠醫院」基金的來源，是於中比庚款項下撥充的。自從抗戰以來，落入湯于翰之手，漸漸的化公爲私，這幾年來，連得中比兩字，也難得看見了，莫明其妙朋友，還以爲這所鑄錠醫院，是「湯醫師」「陳明星」的私產，所以前年的報紙上，曾有稱過湯醫師是海上第一位大富翁，這就是計算他所存的鑄錠，居世界第三位，價值之巨，真是上海人打話，「嚇壞個巴人咧」！

被日憲兵捉奸的陳燕燕

陳燕燕爲北地佳人，早年卽爲電影迷，由於迷得太深，於是她想一登銀幕，獻身於電影事業。從遼遠的北方趕到南方的大都市上海來，芳心的唯一目的，卽是想現實她的志願，參加水銀燈下的生活。

她到了上海後，即往電影公司投考，可是失望得很，終因經驗欠缺而暫充攝影黑房裏的助手，但這她仍是一種希望，她熱望着跨近幕後工作者的一個階段，再能把握着機會，去現身銀幕上。完成她從遼遠的故鄉來此的願望。

因為容貌秀麗，不久她終於得到了公司當局同意，開始處女的演戲了。在這從幕後到幕前的過程中，暗暗地給予她多方面援助的，都是個攝影師。他是同情着她的被埋沒的遭遇，他是她上海唯一的幫助者。

現實了志願之後的陳燕燕，當然是異常的感激，基於感激下產生的感情，她與他很快的成爲情侶了。這個年青的攝影師姓黃，有一種中國南海地帶特有的男性的靜的勢力，也有一個清秀的容貌。因爲各項條件的適合，當時的蝴蝶夫人，終與他由情侶變爲一對璧人似的年輕夫婦了。

時代淘汰了無聲的影片，起而代之的是進步的有聲片子，於是陳燕燕生長於北方，自然擡起頭來，一變而成爲一流影人了。但地位增高，該會富裕了他們生活的享受之外，同時也引起了許多專事摧殘女性的惡魔的愛好。然而她沒有變，她應付着客觀的

引誘！她雖與惡魔們在酬酢，但她仍熱愛着她的丈夫。

當他們間一個愛的結晶品誕生之後，年輕的丈夫常向外去找尋娛樂，她開始感到不滿，從此她淡淡的對着法定的丈夫，她有時把愛落到了孩子的身上，有時却苦悶地準備對外找尋刺激了。這時她已成爲影壇的所謂四大美人之一，她已奠定了她在影業中更高的地位，自然也更引起惡魔的重視了。在惡魔之中，與她特別接近，對她尤較關注的却是一個所謂影業的權威。而她又偏偏服務於他的公司中，似乎是維持「高等華人」的體面，這個影業權威，女性的惡魔，對她雖在時刻的關注，無時或忘的不首放鬆她一步，但也祇有暗暗的進攻，針對女人們可能的各種弱點，待機而發。

發現他們夫婦間不歡的情形，影業權威才開始突擊了。他殷勤的給予她精神的安慰，另有不惜鉅資的給予她物質的誘惑。女人是愛虛榮的居多，一次，二次，無數次的猛攻，她終於變動了，顯然的已被他銀彈擊倒，而乖乖的做了這惡魔的情婦。

其時中國抗戰正烈，敵人已佔領了東南一帶的各個重鎮，上海早已淪陷了，無數人民在鐵蹄下呻吟，而這個影業權威，女性的惡魔，却配合了敵偽宣傳的路線，以敵偽的

力量來佔有了華中的影業，併吞了各個商業制度的小公司，這在他是獻媚，是發財的機會。在另一方面，惡魔私生活的享受上，是也益形暴露其摧殘女性的猙獰的面目。次第的姦污了僱用的女影星之後，突然把她完全佔有，直到她和她的丈夫辦完了離異的手續，他仍是幕後人，但他猙獰的對女人貪黯無厭的真面目，並不能遮掩住上海人的眼睛。而這個佔奪人婦的消息，也立刻由公司裏更確切的傳了出來。

但誰會知道，在這惡魔的背後，却還有着一個更大的女性的惡魔，此人是誰？陳逆公博。

陳逆公博與這影業權威，是事業上的合作者，在性格上，尤其對女人這方面，可說完全一個典型，他們都酷愛着偶像式的女人，換一句話說，愈是偶像的女人，愈感到特殊興趣，非得獲之而甘心，在追求劫奪的過程中，可以不惜任何犧牲，可以絕不保留絲毫人格。

陳逆公博對於陳燕燕，據說是早已關心中的一個發洩獸慾的對象，他曾令這個影業權威好幾次的，把她召去共酒，她原為影壇諸星中更為出色的一個女性，姿態的雍容華

貴，吐談的斯文有禮，身材的婷婷玉立，膚色的細膩皎潔等，在在足使陳逆公博視若天人，於是佔奪她，或是短期的佔有她，甚至共一夜之歡的念求，立刻浮上他的腦間。但這與影業權威是完全衝突的一種願望。而且似也不便說出口，所以陳逆公博爲此曾苦悶了一個時期。

嗣後終因是對方美色強烈深刻的印烙着，也是卑鄙無恥者必然的暴露，他們兩人間竟成立一個荒唐無恥的惡魔協定。協定的內容是各自進攻，共同尋歡。各自自由的去佔有她發洩獸慾。

於是陳燕燕在兩個獸性惡魔下形成了一個可悲可憐的女人，她做了虛榮的俘虜，她成爲一個失掉堂堂地做人的權利，兩個惡魔把她密藏起來了。

有一次她和陳逆公博，在國際飯店陳之長期房間內，特然日本憲兵前去雙雙一對，拿手好戲，完全演在日本憲兵眼裏。只以陳逆是上海市長，所以也對之笑笑算了。過了兩天，這新聞傳遍上海市，說是上海市長要換人了，爲的是日本憲兵看了那幕戲，以爲有失市長身份。可是，當時並不會立刻就換。

社會輿論給予她難受，她是背人的在暗泣與悔恨。這時期社會間盛傳着她的失蹤的消息，但也引起了多方面的憶測，說她是在南京，也有人說她已往北國，總之她是成了社會極度關注的神祕人物了。

這個影業權威會數次個人否認，此事與他已無關聯，但他也從未說出她的蹤跡，如此離奇神祕的社會時事，經過影業權威態度坦然的解釋，使人愈感其中的神祕性。但誰都無法探聽出來。

後來消息又傳遍於社會間了，說她已懷有了身孕，不過也有人如此說，『她是早已有了身孕的，有了身孕才跟她丈夫正式離婚。』

關於她肚中的一塊肉的問題，那尤是謎中之謎了。她在與丈夫離異的時候，她曾經慎重的聲明過，她與她丈夫分居已一年餘，她爲她腹中一塊肉在爭取血統，在分清責任，但她沒有說出這塊肉的關係人來，於是猜測之言又紛起，誰都確定這與影業權威有關。

據說一次影業權威宴請報人，他飲了許多酒，有此醉了。報人們見機追詢，當席向

他提出這謎像的問題來要他答覆，由於衆口一致，羣情要求，他於是更坦然的說出了下面的話：

據謂他與她確是一段孽緣，他強烈的愛着她，也經過了無數次的挫折，更爲此與家庭發生過多少糾紛，但他仍深深的愛着她，她與她丈夫時間不歡，他們於是更接近了。他承認他與她確實發生了肉體關係，可是另有一個人也在此時與她發生了超友誼的關係，牠們間因此形成了三角形的局面，但沒有懷孕是無所謂的，還可以勉強的維持着僵局。祇是她忽然有了孕。他說他記得，他與她熱愛的關係是前期的事，後期他不能負有這有責任，但設法使她先與丈夫正式離婚是必須的事，尤其是另一個人，認爲必需趕快完成，所以不出數天，他們依預定的手續辦完了這件內情曲折的離婚案，她隱藏起來了，她的生活享受都很好，祇是也許太苦悶，另一個人很忙，無法時常去看她，這時期他是不便去看她了，總之事情鬧得很僵，無法使她愉快的，同時又爲了地位的關係，無論怎樣，也不可能把她公開的恢復地位，獲得一種夫婦的名義，況且社會對她又特別的注意，是以不但無法獲得名義，連行動也祇得祕密起來，祇有成爲一個神祕的人物。致

於她腹中的一塊肉，他說他不能負責，這個責任應由另一個人負起來。

於是衆口一致的問：「這另一個人是誰？」

影業權威低聲微笑的說：「他就是陳公博！」

臭明星李香蘭

淪陷區裏的電影界，表面上還算蓬勃，實際上真是「黑暗時期」，它只是「暴發戶」娛樂的好地方。講到內幕情形，更是醜惡到一團糟。

影片的主要號召是明星，所以明星「吃香」得不得了，尤其上海人是愛明星的。「交際是明星第二生命」，不善交際的永遠不會走紅，尤其是女明星。「登龍術」不外給上司或導演「拍馬」，最好是不惜犧牲地做他們的暗底下的掛名「姨太太」。此外，對於敵偽奸逆新貴輩間，也得運用同樣方式。

但是，另外還有一批電影從業員，除了不愛惜自己的私生活之外，竟還喪心病狂地幹着無恥的勾當，非但未能替祖國發揮應盡的責務，而且還幫同吞噬祖國的暴敵來施出

魔障民衆的影片，用以動搖舊守戰爭必勝觀念的民衆，真不知他們安點兒什麼的心？

在這批「貨色」之中，尤以自稱「大東亞」明星李香蘭爲最惡形。真使人猜不透，她是爲了金錢的誘惑呢，或者還是爲了獻媚？然而究其原因，主要的也許是爲了愛慕虛榮，所以就不管一切了。

李香蘭自稱誕生於關外黑山白水之間，上海人都認爲她是日本人，其實誰也不知道，她的血管裏蘊藏着些什麼血液。她會講十分流利的國語與日本話，俄語也來得，因此可能的，她是一個雜得厲害的混血兒。身高不滿五尺，線條還好，面部的輪廓更不錯。她善於化裝，連睫毛都是貼上去的。她的名字雖然叫做「香蘭」，然而，她有一樣「終身遺憾」的事，原來也許血液太混雜了，混身豬狗臭。和她一起拍戲的人，都說：「吃不消，吃不消」！

她在關外的時候，是電台的播音明星。論歌的確唱得好，銀鈴般一串女高音，是東方藝壇的瑰寶，這是天才加上訓練的成績。因此他給日本浪人中的鉅子所謂「王二爺」者賞識，於是兩人實行姘居，這根褲帶兒，便把她拖入「滿映」，拍了幾部宣傳日本的

「王道」底片子。後來有了地位，又到日本去開歌唱會去了。可是在日本，她的號召力是平常的，崔承熹賣日金八元照樣客滿，她的座券售五元還祇五六成座。

然而，到了我們中國來，由於「華影」當局的大量宣傳，上海人是當她寶貝看待了。其第一張片子「萬世流芳」，矛盾地在南市烟窟蓬勃時間問世。論演技，並不足取，就是「賣糖歌」與「戒烟歌」唱得好。

接着，李香蘭在「蘭心」開了歌唱會，寄身在上海的附逆音樂家梁樂音，陳歌辛等都爲賣力，因此上海人有傾巷往觀之盛，成績美滿，而她在唱片公司所灌的唱片也非常暢銷了。

女人走紅，就會被男人包圍，這是天經地義，千古不變的。何況李香蘭對於男女關係看得相當隨便，因此在上海無論中國人，日本人，要是有財有勢，或者有貌，她始終慷慨，把這一塊臭得令人「吃不消」的臭蹄膀，給人嚐一下。據說連新聞界第一大漢奸陳逆彬蘇也嚐到一口。

不久，李香蘭到華北去了。離開上海的原因，據說由於腹中「通貨膨脹」。後來又

重來上海，大概這塊臭鹹肉人家吃得有些倒胃口了，所以，「達官貴人」都無胃口，因此經濟情形不大好，於是又想法在「大光明」開歌唱會，但上座依舊，嗓子不行，當然爲了私生活糜爛，缺少練習的緣故。後來又計劃着跑馬廳開露天音樂會，一般在「大光明」聽得失望的真正懂音樂的人，便這樣說：「不必開露天音樂會了，要她『裸體』開一次音樂會，倒有生意眼」！結果不曾開成，據說是因未得「關係方面」援助之故。勝利以後，那些附逆藝人銷聲匿跡，而這位慢慢地將要淪落街頭做野雞的李香蘭，被捕消息已于證實，對於市民，又是一帖興奮劑了！

熱戀日本軍官的北平李麗

北平李麗大家呼她爲「一代尤物」，此妹的確有迷人的地方。過去不知有多少男人在她的香閨中做了俘虜，事變前，她是那麼活躍，到了敵僞佔領滬港兩地後，他依舊是過着豪華的生活。所以能夠如此「活得下」，當然是他把色相去換得日本軍官的愛戀了。

當北平李麗從香港回上海時，是坐飛機而來的，那時候，軍機是專爲日本軍事當局

之用，她能夠坐飛機，其中一定有「抱腰者」。到了上海，率領了一批男男女女，預備演話戲，當時她舉止闊綽，足以使上海人們驚異的。

她和日本那一個軍官要好呢？過去傳說是偽軍的「最高軍事顧問」，勢力極大，所以，李麗可以大胆與隨心所欲的愛幹什麼就什麼。

這個與北平李麗談戀愛的日本軍官，始終是個謎，反正知道是有特殊勢力人物罷了。到如今，這個謎是揭曉了。據聞是這位日本軍人，就是現在的日本投降使節的大員，現在是代表日本向我國投降，過去在淪陷區是「重要人物」。

北平李麗的對象，既是如此下場，她的失去「依靠」是必然，不知道「一代尤物」，今後還有些什麼「豔聞」產生否？

向敵獻媚的李麗華

這是一個祕密；本來「春江遺恨」的女主角，是指定要某女演員做，面某女演員沒有答應，所以才商諸李麗華。據說那為「華影」做說客的，向李麗華講明原意後，滿以

爲李麗華也會拒演。因爲他告訴了李麗華，說在戲裏面要講「倭語」，故料她一定知難而退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李麗華竟毫不猶疑地答應了。並且還說：「『日文』怕什麼？我馬上學起來好了！」

這在「侵略者」聽起來是多麼高興呀！「我馬上學起來好了！」於是她便「駭地斯」「阿堵內」地跟日人指定的「教師」學了起來。在這時期——李麗華學日語的時候——她是開心極了；時常在同事間誇耀她的聰敏，並且非常自負；說什麼將來還要到日本去拍一兩部戲——真是喪心病狂——至於此！一般有識的電影演員，都担心她會變成川島芳子第二。的確，像她這樣沒頭腦的中國人，「侵略者」是頂歡迎的！

可不是李麗華的頭腦太簡單嗎？假使「春江遺恨」她不「情願」拍，那末她很可以不學那「駭地斯」「阿堵內」那些「倭話」。因爲「學日文」在電影演員的合同上是沒有這麼一條的。

再求其次罷；李麗華拍「春江遺恨」了，那末她很可能把那「倭話」講得不倫不類一點，可是她偏偏又計斤較量這句着準不準？那句音對不對？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：看她

那種小心翼翼地樣子，非但想到日本去拍戲，簡直她是想去當「座伎」——侍候日本人——以此觀之，所以別人拍「春江遺恨」是被逼迫——（其實也不可因此而原諒）——而李麗華的拍「春江遺恨」是自己「心甘情願」。非但如此，她有時還有些「數典忘祖」。她時常說「日本人」對她「好」！其實她那裏知道那就是「侵略」呢！

和日人同居的妖星白光

華北迷爛妖星白光，最初以唔腔和女低音的誘惑歌聲，給銀幕一個新刺激。可是在上海拍了三張影片，突然離開上海而他去，雖然半年之後，又復舊地重遊地回到上海拍了「戀之火」，而離滬的幾個月中隱着一段白光嫁給日人的卑鄙醜史。

說這個故事，我們就要把地點先拉回到所謂「東亞共榮圈」的「滿洲」。在東北淪亡十四年間，敵人用文化麻醉手段，辦了「滿映」影片公司，一開始有兩個最紅的女星，號稱「滿映二李」的李香蘭和李明。李香蘭專門以扮演中國少女嫁給日人的故事為大眾所熟知，李明在南方則比較陌生，其實她與白光却非常有關係。白光自北平南來，

就是由李明帶到的。

關係是這樣的，當李明在北方走紅的時候，在一種「榮耀」之下，嫁給了北平日情報部長叫山嘉的，後來山嘉調任上海海軍報道部長，李明也跟隨南來，同時把對上銀幕有興趣的白光也帶了來。在李明介紹之下，白光認識了山嘉，也進了「華影」作起明星來。那時李明的舊情人吳漾，也正在滬演舞台劇，二人私下往來，白光羨慕李明富華的生活，自己想更「爬高一步」起來，一方面在山嘉處討好，一方面把李明與吳漾的事去告發，山嘉一怒而和李明絕居，白光已達到了目的，和山嘉同居了。

山嘉是個非常腐敗的日本人，整夜的時候在舞場中十足的一個色中惡鬼，並且吸食鴉片，還起了個中國姓名叫「王二爺」。日本的民族性是善於反覆無常的，當與李明同居時，把北平英美盟僑的房產「沒收」時，做了手脚把一座洋房送給李明，在遺棄之後，又把房屋收回，並且以「揩油敵產」爲名，把李的父親捉進監牢。李明趕去北平營救，又到別的日人處告了一狀，實在因爲山嘉覺得太不成話，於是被調回國嚴加訊審，白光也就被拘去，加以軟禁。

這件事似乎弄得很大，在上海北平許多與山嘉有來往的人都被捕過，甚至於爲山嘉做西裝的裁縫也被捉受審，李明和吳漾也被山嘉爪牙所唧恨，先後在北平上海被拘，而輾轉在日本的白光，在幾個月後，經「華影」的設法保釋回國，脫離那位「王二爺」，開始度她以後更浪漫更醜惡的生活。

史 醜 奸 漢 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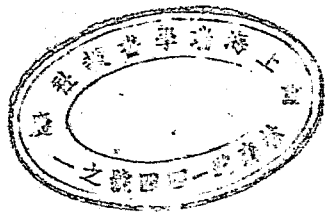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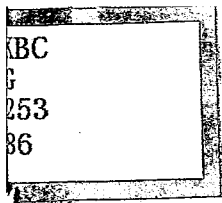
每冊法幣一百五十元

編	著	者	高	平	青
發	行	者	大	公	出
經	售	處	五	洲	書
			國	際	報
			勵	力	報
				出	社
					社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出版

578

400362



USA